

## 第一章 幸得重生

清和十四年，正是酷暑時分，烈日炙烤著大地，外面的知了正不知疲倦地叫著，蘇皖卻要死了。

她也不過二十歲，蘇寶才剛到啟蒙的年齡，他們母子二人竟要身赴黃泉，她抱著懷中的稚兒，又吻了一下他精緻的小臉，壓下喉中的血腥味，輕聲安撫道：「小寶別怕。」

說完，她便咳了起來，隨著她的咳嗽，黑色的血液順著她的唇角流了下來，縱然已經當了母親，她仍舊膚如凝脂，一張臉說不出的昳麗，哪怕咳出了血，仍舊沒有一絲病容，反而因那抹異色，添了分說不出的風情。

安王妃眼中閃過一抹嫉妒，冷笑道：「堂堂定國公嫡女，卻未婚先孕，蘇皖，妳藏得可真夠深的，勾引了安王不算，竟還生下景王的孩子！是不是還想憑藉著他攀龍附鳳？呵，妳這種女人，還是儘快死了吧！活著只會禍害男人！」

蘇皖神色不變，只有眼中露出一抹嘲諷。

勾引？

她出身於定國公府，是長房唯一的嫡女，從小便被教導禮義廉恥，又豈會做出這種事？

當時定國公府倒臺了，外祖母憐她孤苦，將她接到了寧遠侯府，幾個舅母卻一個比一個難對付，她一個寄人籬下的孤女，一言一行再妥帖不過，瘋了才會去勾引人，何況她與表哥自幼便定了親。

蘇皖打小便生得漂亮，十五歲的她，身姿窈窕，容顏嬌媚，眉目間還染著一縷清愁，見了她的無不歎一句我見猶憐，誰料這張讓無數貴女羨慕的臉蛋，卻為她招來了禍端。

人不幸時，喝涼水都能噙著，安王自打目睹了她的容顏，便惦記上了她，她的大舅母為了討好安王，竟在她茶杯裡下藥，將她獻了出去。

她中了媚藥，必須同男子歡好方可解毒，縱然沒讓安王得逞，她因解毒，卻同樣失了清白。

一夕之間，她便由神壇跌落，成了聲名狼藉之人。

世人對女子就是如此刻薄，未婚失貞卻苟活於世，便是最大的罪惡，沒人同情她被當成玩物送人的遭遇，也沒人覺得她的失貞非她所願，談起她時眼中不無鄙夷，就彷彿不唾棄她幾下，自己的名聲也會跟著壞掉一般。

安王妃恨她至此，無非是見不得安王惦記她罷了。

蘇皖眼皮都沒抬，都要死了，也懶得與她浪費口舌。

她懷裡的男孩聞言，卻猛地抬起了頭，小傢伙一身寶藍色的小衣袍，一雙烏黑的眼眸充滿了憤怒，他也不知道哪來的力氣，突然掙脫蘇皖的懷抱，朝安王妃撞了過去。

他的速度又快又猛，兩個丫鬟一時都沒有反應過來。

安王妃同樣沒躲開，被他狠狠撞倒在地。

小傢伙睫毛上明明還沾著淚，一雙眼睛卻泛著猩紅，活似個狼崽子，他快狠準的

伸出小手，一爪子撓破了她的臉，因用盡力氣，圓潤的指甲蓋裡都帶了肉。

安王妃又驚又駭，捂著臉，疼得尖叫起來，再也沒了剛剛的飛揚跋扈。

她將蘇皖關在南院，又給他們灌了毒，此次過來不過是想再嘲諷她一番，是以身邊只跟了兩個心腹丫鬟。

丫鬟聽到她的尖叫，嚇得魂都要散了，下意識朝安王妃看了過去，見她臉上四道血痕，駭得腿都有些軟，反應過來後，連忙伸手去捉蘇寶。

蘇寶人小，輕而易舉就被兩個丫鬟架住了胳膊，他張嘴咬了丫鬟一口，趁她吃痛放鬆力道時，上前一步，一腳踢在了安王妃胸口上。

他年齡雖小，卻用足了力氣，安王妃又是個從未吃過苦頭的，被他踢中後，只覺得五臟六腑都移了位。

她一邊尖叫著喊護衛，一邊大聲罵道：「給我現在就宰了這賤種！我要讓他五馬分屍！不得好死！」

蘇皖也沒料到蘇寶會突然爆發。

她眼皮狠狠一跳，之前是清楚逃不掉，怕安王妃折磨蘇寶，才歇了旁的心思，見蘇寶為了給她出氣竟然連抓帶咬的，她眼眶猛地一酸。

安王妃氣量狹小，一向睚眦必報，清楚她斷不會放過蘇寶，蘇皖拔下頭上的簪子，便朝安王妃撲了過去。

五馬分屍？

不，她斷不能容忍她如此對待她的寶兒！

蘇皖一簪子便扎在了她的咽喉處，她力道大，鮮血瞬間流了出來，丫鬟驚呆了，頓時也不管蘇寶了，連忙去抓她。

丫鬟衝上之前，蘇皖又補了一簪子，她被丫鬟踹倒時，安王妃已經因為傷得過重暈了過去。

護衛衝進來後，便將她和蘇寶捆了起來，丫鬟們命人將安王妃抬了出去，一邊捂著她的傷口，一邊催人喊太醫，根本沒時間管他們。

蘇皖靠在椅背上，又一陣陣咳了起來，黑色的血液順著白皙的指縫淌下，落在了她白色的衣裙上，衍若開了一朵妖豔的花。

望著她痛苦的模樣，蘇寶精緻的臉上滿是淚痕，哪還有之前凶巴巴的模樣。

蘇皖眼中含笑，想抬手摸摸他的腦袋，讓他不要怕，卻動彈不得，兩人昨日就中了毒，離毒發身亡不過一刻鐘的時間，見蘇寶也開始咳血時，蘇皖一雙眼睛方恨得通紅。

她被捆成粽子綁在一張椅子上，饒是動彈不得，她仍舊奮力朝蘇寶的方向掙了過去，一下兩下三下，總算有了成效。

她連板凳一併摔在了地上。

蘇寶哭成了淚人兒，不僅眼睛紅通通的，白嫩的小臉上也掛滿了淚痕，平日裡蘇皖總嫌他性子倔，不肯服軟，見他總算有了孩子模樣，卻這般心疼。

好在兩人離得不算遠，摔倒後，她的腦袋竟然真碰到了蘇寶的褲腿，她親了一下他，又說了一聲寶寶別怕。

蘇寶拚命搖頭，他不怕。

母子兩人都生得一副好相貌，早在瞧到蘇寶那張肖似景王的小臉時，護衛便呆住了，此刻更是於心不忍，皆移開了視線，也沒有硬是將蘇寶移開。

陽光透過窗櫺灑了進來，母子二人卻逐漸斷了氣。

蘇寶本以為自己會徹底魂飛魄散，誰料卻變成了一抹魂魄，她在蘇寶的身邊逗留了許久，也沒見她的小寶貝同樣飄出來。

蘇寶想親親小傢伙的小臉，卻穿過了他的身體，不知過了多久，門外傳來了兩個丫鬟的腳步聲。

兩人是奉命而來，此刻安王妃已經醒了。

蘇寶雖然狠狠刺了安王妃兩下，但在太醫的輪番搶救下，她總算保住了一條命，她醒來後，就得到了兩人已經毒發身亡的消息。

安王妃恨極了他們，哪怕兩人已經死了，她也難消心頭之恨，不僅命人鞭屍，還吩咐一會兒讓人將蘇寶的屍身丟到秦樓楚館去，喜歡奸屍的不是沒有。

饒是清楚她心胸狹隘，蘇寶也沒料到她竟然如此狠毒。

丫鬟們已經拿出了鞭子，由其中一個護衛動的手，自己被抽打時，她沒什麼感覺，見侍衛拿著鞭子朝蘇寶走去時，蘇寶卻恨得雙眼通紅，她想衝上去阻止，卻一次次穿過眾人的身體。

就在她恨得想將這幾人剝皮削骨時，垂花門處卻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，「鞭屍？誰敢動一下試試？」

男人逆光走來，他一身戰袍，整個人猶如神祇，然而他唇邊卻泛著一抹冰冷到幾乎妖異的笑。

來者正是景王楚宴，他生得極其俊美，一雙桃花眼，不笑時也好似含著笑，平日裡他就極難伺候，此刻一雙眼睛猶如淬了冰。

小院子裡的人都有些懵，連忙跪了下來。

蘇寶也有些懵，他不是剛打了勝仗嗎？大軍班師回朝少說也得十日，他怎麼突然回來了？

殊不知楚宴是想念京城的美食了，加上母妃快過生辰，他才快馬加鞭提前歸京，誰料剛入京，就有探子派人遞了信過來。

安王妃御下不嚴，受傷後更是惱怒地破口大罵，這才走漏了消息。

楚宴得到消息時，一張臉沉得嚇人，直接闖入安王府，一把刀不知斬了多少人，別說安王此時不在京城，就算在也攔不住他。

他一路闖到了東院，入目便是一大一小動也不動躺在地上的場景，他蹙了下眉，抬腳朝兩人走了過去。

東院中一共兩個丫鬟、兩個侍衛，皆是安王妃的心腹，面對景王，他們卻連大氣都不敢喘，皆戰戰兢兢跪了下來，膽子小的那個丫鬟甚至已經嚇暈了過去。

景王是先皇的第七子，乃淑妃所出，他向來眼高於頂，別說娶正妃了，身邊連個伺候的侍妾都沒有，死掉的那個小孩完全是他的縮小版，一瞧就是他的骨血，一想到景王發怒的下場，饒是那兩個護衛都忍不住打起了哆嗦。

蘇皖看到楚宴一步步朝她的屍體走了過去。

她身中劇毒，咳出不少黑血，身上的味道多少有些難聞，身後的衣服也快被鞭子打爛了，瞧著狼狽不堪，楚宴一向怕髒，靠近她後，眉頭便蹙了起來，眼中滿滿的嫌棄。

蘇皖眼皮跳了跳，哪怕這幾年她性格沉穩了不少，但瞧到楚宴嫌棄的模樣，仍舊忍不住磨了磨牙。

楚宴生得俊美，儘管身著戰袍，舉手投足仍有說不出的風流，他後退了一步，對身後的人道：「將她翻過來，讓我瞧一眼。」

侍衛連忙應了下來，正想去翻動她的屍身時，楚宴卻突然道：「算了，都退下。」說完，他便上前一步，彎腰將蘇皖翻了過來，瞧到她那張臉時，他微微一怔。女子面色蒼白，唇部泛紫，哪怕五官有了細微的變化，卻依然是熟悉中的模樣。果真是她。

考慮到畢竟毀了她的清白，那夜之後，他曾問過她要不要索性跟了他，蘇皖卻拒絕了，他一直嫌女人麻煩，身邊才連個暖床的都沒有，頭一次起了收人的念頭，竟然還被拒了。

楚宴覺得顏面受損，再沒過問她的事，很快他便離了京城，一走就是幾年，中間也不過回京兩次，他根本不知道這個女人竟敢偷偷生下他的孩子。

他又朝一旁的小男娃走過去，忍不住伸手將他抱了起來，小傢伙五官精緻，沒有一處不隨他，望著他蒼白的小臉，他單薄的唇緊緊抿了起來，聲音冷得嚇人，「去把安王妃給我綁來。」

侍衛應了一聲，正想退下捉人時，楚宴又道：「慢。醜成那樣，本王還是不見了，免得汙了眼睛，直接捅死吧，她不是愛鞭屍？讓她也體驗一下身體被鞭的滋味。參與此事的，一併弄死。」

他的命令，自然無人敢違。

楚宴抱著蘇寶站了起來，又回頭看了蘇皖一眼，腦海中閃過當時少女淚濛濛的雙眼，他哼了一聲，腳尖點了一下蘇皖精緻的繡花鞋，「當初若跟了本王，又豈會落個死後被鞭屍的下場？」

雖然察覺不到疼痛，但被他逗弄小貓小狗似的碰了一下，蘇皖仍舊有些心塞，後悔？就他陰晴不定的性子，她若真跟了他，又豈會有好下場？

楚宴沒再看她，吩咐屬下抬頂轎子將她帶走後，便抱著蘇寶走了出去，蘇皖掛心著蘇寶，飄著跟了上去。

今日是個大晴天，炙熱的陽光烤著大地，哪怕身為遊魂，蘇皖都覺得有些燥熱，他那樣嫌髒又怕熱的一個人，竟一路將蘇寶抱了出去。

安王府離景王府算不上太近，中間隔了兩條街道，街上人來人往，見楚宴懷裡抱著一個小男娃，大家都忍不住伸著脖子瞄了過去，瞧到楚宴冰冷的神情時，才飛快移開視線。

蘇皖跟在他們身後，一路飄到了景王府。

楚宴是幾個王爺中最會享受的一個，先皇賜給他的府邸，他不止整修了一次，一

入景王府，面前便是一座幾丈高的巨石，上面刻著景王府三字。

繞過巨石，便是兩排珍貴的樹木，每一棵都枝繁葉茂，兩排樹木形成了一個極其涼爽的林蔭大道，右邊是一座怪石堆積而成的假山，假山旁有一個小型噴泉，到處都是鮮花古樹，亭臺樓閣，佈局無一不精巧。

幾乎每一個來到景王府的人都會被此處的景色所吸引，但蘇皖的一顆心卻全撲在蘇寶身上，雖然這是第二次來景王府，她仍舊不曾留意過此處的風景。

楚宴將蘇寶直接抱回了自己的寢室，竟將他小小的身體放到了自己床上，他身旁的暗衛都有些吃驚，顯然沒料到主子會如此重視這個孩子。

將他放到床上後，楚宴盯著蘇寶看了半晌，神情微微有些古怪，許久才試探著伸出手，捏了一下他的小臉，低低道：「父王不知你的存在。」

他聲音低啞，甚至帶著一絲說不出的懊惱，竟一副很是看重蘇寶的模樣，蘇皖的目光原本都落在蘇寶身上，這才忍不住看了楚宴一眼。

男人五官線條凌厲，縱然極其俊美，周身的氣息卻透著一股煩躁，此刻他正定定注視著蘇寶，眼中的冰冷退了大半。

蘇皖心中說不出什麼感受，她沒料到他竟會在乎這孩子，也是，虎毒尚不食子，他縱然再冷情，蘇寶都是他第一個孩子，他對蘇寶看重也不是多驚世駭俗的事。他的指尖拂過蘇寶精緻的小臉，突然嗤笑一聲，道：「下輩子放聰明點，別再投到她肚子裡，嗯？連自己的孩子都護不住，算什麼好母親。」

最後一聲近乎低喃，若非蘇皖就在他身旁，根本聽不清他說了什麼，聞言，蘇皖的臉頰火辣辣燒了起來，眼睛也莫名有些酸。

是啊，她算什麼好母親，她的寶兒才四歲大，就這麼走了，連活著的這四年都是隨著她蝸居在小院中。因他長得像景王，她甚至不敢讓他出門，他長這麼大，連京城最繁華的街道都不曾去過。蘇皖的眼淚不受控制地掉了下來。

她根本就不配當母親，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，崩潰地哭了起來，說不清是恨自己多一些，還是恨這個世道多一些，如果……如果重來一世，她必不會讓她的寶兒跟著她擔驚受怕。

不知道是這個念頭太過強烈，還是怎地，蘇皖的身體猛地飛了起來，好像撞入一片黑暗中，下一刻她就失去了意識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蘇皖耳旁突然傳來了端芯焦急的呼喚聲，「姑娘，姑娘？」

蘇皖真的以為自己就要死了，她心中那樣恨，既恨自己沒能護住蘇寶，也恨安王妃竟然牽連無辜，連個稚子都不放過。

蘇皖雙目猩紅，睜開眼睛的那一刻，卻看到了熟悉的端芯，這幾年為了避人耳目，她們兩個但凡出門都會喬裝一下，端芯仍舊是老嫗裝扮，一雙眼眸溢滿了擔憂。

見主子總算醒了，端芯才鬆口氣。

端芯是蘇皖的貼身丫鬟，一直伴在她身側，在安王妃的哥哥帶人尋到他們時，她便因為維護自己被殺了，蘇皖以為是在陰間遇到了她，神情有些怔愣，下一刻緊

緊摟住了端芯，「是我不好，沒能護住你們。」

說著眼淚便落了下來，她秀眉纖長，櫻唇泛白，眸中含淚時，看得人心都要碎了。端芯慌亂地拍了拍她的背，「奴婢無事的，小主子也沒事，他眼下已經退了熱，姑娘不要擔心。」

聽了她的話，蘇皖方意識到不對，忍不住往四處看了一眼。

房間裡的佈置既簡潔又熟悉，羅漢床對面是紫檀木魚戲荷花鏤空博古架，另一側是花梨木梳妝臺，再遠處是一個畫著仕女圖的屏風，正是她平日的住處。

蘇皖有些震驚，心中閃過一個猜測。

端芯心疼她，加上心中堵著一口惡氣，不等她開口詢問什麼，就忍不住罵道：「這大夫真不是東西！虧世人還誇他懸壺濟世，有聖醫之名，呸！不過是徒有虛名！就他也配惦記您？以他那副德行連給您提鞋都不配，也不知咱們若是搬走後，他會不會去安王那兒揭發咱們？」

這幾年安王一直在暗中搜尋他們的下落，若非姑娘有一手出神入化的化妝術，只怕早就被他的人尋到了。

誰料這次卻被個大夫識破了身分。

端芯的話恰好印證了蘇皖的猜測，她果然重生了。

幾日前，蘇寶莫名開始起熱，一直反覆不好，請了好幾個大夫過來，吃了好幾服藥也沒什麼用，蘇皖怕拖下去對蘇寶身體不好，就帶他去了濟安堂。

濟安堂是京城最有名的醫館，裡面的大夫從不登門看病，蘇皖只好帶著蘇寶去了那兒。縱然化了妝，已然瞧不出本來的面目，蘇皖還是有些擔心，入了醫館後也一直抱著蘇寶。

這位沈大夫給人看病時偏偏不喜旁人跟在身旁，蘇皖放心不下，想要一同進入內室時，卻被藥童數落了一番，說規矩不可廢，她怕自己再堅持下去會惹人懷疑，只好將蘇寶交給了大夫。

沈大夫將蘇寶帶到了裡間，為他診治了一番。

他是有真本領在的，不然也不會有聖醫的名號，他多看了幾眼，便瞧出蘇寶的面部做了改動，女子化妝不奇怪，一個小孩卻喬裝打扮多少有些古怪。

蘇皖上了妝後，雖然面容平淡無奇，卻遮擋不住那雙明眸，她一雙眼眸似盈盈秋水，說不出的漂亮，沈大夫剛看到她時，就忍不住多瞧了好幾眼。

這樣美的眼睛，他總覺得有些熟悉。

好奇心的驅使下，他讓蘇寶躺到了床上。

清楚大夫是要給他看病，蘇寶默默爬上了床，誰料剛躺下，沈大夫便拿銀針扎暈了他。

沈大夫拿出藥水擦掉了蘇寶臉上的妝容，瞧見他的長相時，眼眸便閃過一抹異色，蘇寶與景王幾乎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，天下誰不認識景王？

一個普通女子又豈會懷上景王的孩子？誰不知道景王眼光有多高，陸太妃給他相看了不少長相出眾的貴女，他一個都沒瞧上。

他生得俊美無儔，活似個妖孽，十幾歲時就有了京城第一美男子的稱號，整個京

城，甚至連女子都無法與他媲美。

這些年也就出了一個美人蘇皖，想起蘇皖，沈大夫心中越發有了懷疑，仔細一想，蘇寶與蘇皖兩人的眼睛實在太像了，他不覺得有如此巧合之事。

他這人算不得太壞，卻偏偏有些好色，當年曾有幸見過蘇皖一面，至今念念不忘，因他是京城貴人都會來求醫的濟安堂的坐堂大夫，他消息也很靈通，自然清楚景王並不知道蘇寶的存在，也清楚蘇皖定是為了躲避安王的搜尋才做的偽裝。

因此便有了他威脅蘇皖的事。

蘇皖連景王都不願意跟，又豈會同意跟他？但怕他不認真替蘇寶診治，她才答應考慮一下，好在他醫術確實不錯，蘇寶喝了兩服藥便退了熱，總歸是有了好轉。怕蘇寶病好後蘇皖會逃走，他特意派人守在他們門口，為的就是監視他們。

今日這大夫又來了一趟，恰巧蘇皖來了小日子，她月事不規律，每次來都疼得有些招架不住，這才暈睡了過去。

端芯卻誤以為她是被大夫氣的。

知道重生回來後，蘇皖的情緒便很是激動，她掙扎著爬起來，連忙去了蘇寶的房間。

端芯有些疑惑，總覺得今日姑娘怪怪的，不過她一向忠心，也沒有多想，連忙跟了上去。

蘇皖一眼便看到了床上的小人兒，因為天氣有些熱，他一張小臉紅撲撲的，躺在床上睡得正熟。

蘇皖想將他緊緊摟入懷中，又怕擾了他的睡眠，只是上前親了親他白淨的小臉，眼底的淚卻不受控制的落了下來。

她向來不是愛哭之人，唯有父母出事時曾抹過眼淚，但這兩日掉淚的次數比之前幾年都多。

淚水落在蘇寶的臉上，小傢伙察覺到涼意，眼皮動了動。

蘇皖連忙去擦他臉上的淚，伸手拍了拍他，想哄他再睡會兒，然而蘇寶卻睜開了眼睛。

他一雙眼睛又黑又亮，饒是剛睡醒也不見迷糊，睜開雙眼後，他便瞧到了蘇皖泛紅的眼睛，他一個翻身，從床上爬了起來，伸出小手去摸她的眼睛，「娘親？」

蘇皖眨了一下眼睛，笑道：「我沒事，剛剛過來時被風吹了一下，小寶覺得怎麼樣？身體可還有不適？」

蘇寶搖頭，以為娘親是太過擔心他才掉了眼淚，他也沒拆穿，雖然退了熱，這一病倒讓他黏人了些，小手摟住蘇皖的腰，賴到了她懷裡。

放在平日，蘇皖一定捏一把他的小臉，打趣他一句羞不羞，此時，她卻同樣摟住了他小小的身體。

蘇皖的眼睛又有些發酸，直到這一刻真正將蘇寶抱到懷裡，她才有種真正歸來的感覺，她努力眨了眨眼，才將淚水逼了回去。

見端芯用一種疑惑的目光瞧著她，蘇皖才勉強壓下心中的激蕩，拍了一下蘇寶的背，用平日裡慣用的口吻道：「再睡會兒。」

蘇寶仍有些困，聞言打了個哈欠，點了下小腦袋，又躺到床上，儘管陽光射不到裡間，房內仍舊有些熱，蘇寶只著一身單薄的褻衣褻褲，不僅白嫩的小腳丫在外露著，一小截的小腿也露了出來。

以往蘇皖對他一直是放養狀態，隨他怎麼舒適怎麼來，想到他還生著病，便伸手拉了拉他的褲腿。

蘇寶覷她一眼，只是打了個哈欠，等她走出屋，才蹬了蹬腿，又將腿露了出來，這天氣熱得他想抱著冰塊睡。

## 第二章 尋求庇護

走出蘇寶的房間，蘇皖對上了端芯擔憂的視線，她含笑解釋了一句，「我沒事，剛剛作了個惡夢，一時驚住了，見你們都還在我才覺得安心。」

端芯不疑有他，想到沈大夫，仍舊憂心忡忡，「那咱們接下來該如何是好？外面一直有人守著，想搬走都難。」

蘇皖安慰了一句，「外面的人不足為懼，他不過是個小藥童，家中又有老母要奉養，買通他不成問題。」

上一世，她就在今日買通了他，收拾好細軟，當天晚上離開了小院，可惜她沒料到沈大夫昨天卻同人喝了酒，早將她賣了。

他醉酒之下，多少有些膨脹，加上心中著實得意，就將很快要得到蘇皖的事吹捧了一番，說什麼安王都得不到的女人，卻要便宜了他。

那人之所以請他喝酒，其實是想問他借點銀子，見他提起安王，就長了個心眼，一個有心套話，一個有意炫耀，後果可想而知。

因安王不在京城，那人第二日一早就將消息賣給了安王妃，按時間推算，此刻安王妃已經知道了消息，她怕白天捉拿他們會被安王的人注意到，才趁夜晚悄悄來的，卻不料竟撲了個空。

安王妃為了搜她出來，甚至不惜讓哥哥以權謀私，安王妃的哥哥是大理寺少卿，為了加大搜尋力度，還特意放跑了一個重要人犯做煙霧彈……

漫長的五日，蘇皖他們躲躲藏藏，最終還是被尋到了。

想到安王妃，蘇皖一雙眸子恍若淬了冰，胸口憋著的那股濁氣怎麼都散不去，她害了三條人命，哪怕楚宴最終處死了她，蘇皖仍舊意難平。

她連個孩子都不放過，甚至殘忍的鞭屍，只是讓她死實在太便宜她了。

這一世，她勢必要讓她身敗名裂！

可是眼下，最關鍵的卻是如何度過此次危機，她一個弱女子，這些年不過賺了些錢，想與大理寺少卿抗衡自然不現實。

想到楚宴對蘇寶的重視，蘇皖心中微動。

楚宴不久便會歸來，將蘇寶送回去倒不失為一個辦法，沒了蘇寶，她與端芯分頭行動，憑她的化妝術，想躲開自然容易得多，畢竟上一世他們搜查時，重點盤查的就是帶著孩子的婦人。

可是將蘇寶一個人送入王府，她又著實放心不下。

就算楚宴尚未娶妃納妾，卻有不少貴女對他有意，皇上也有意為他與陸閣老的小



孫女賜婚，現在婚事未定，他卻先有了子嗣，在他不在的情況下，將蘇寶送過去多少有些危險。

小傢伙再聰明，也不過只有四歲大。

蘇皖有些心煩意亂，她愛作畫，心情不好時畫上一幅便能靜下心，可是此刻，哪怕將畫筆顏料取了出來，已經落了筆，心情仍舊亂糟糟的。

心隨意動，片刻後紙上赫然勾勒出一個極其俊美的男子，他五官輪廓深邃，每一處線條都極其凌厲，組合在一起卻是說不出的俊美，尤其是那雙桃花眼，似笑非笑，讓人難以招架。

正是景王楚宴。

蘇皖盯著他看了片刻，遲遲沒有下定決心。

其實她抱著蘇寶過去不失為一個辦法，母子二人既不必分開，又能躲過這場危險，但是蘇皖卻有些不敢露面。

五年前，兩人雖然有了那麼一夜，但他對她並沒有情誼，哪怕過了這些年，蘇皖仍舊記得他高高在上的姿態，像是恩賜般問她要不要乾脆跟了他。當年她拒絕了，他一向放蕩不羈，又極難討好，她若再登門，只怕連他的面都見不上就會被他掃地出門。

畢竟，他那麼驕傲的一個人，她卻落過他的面子，就算僥倖被他收留，以她的名聲也只能當個姨娘。

可是想到爹爹為何會出事後，蘇皖又打消了念頭。她一直覺得定國公府的倒臺，是皇上的意思。

當今聖上是先皇的第二子，年長楚宴十歲，治理朝政雖有一定的手段，卻是個狡詐多疑之人，爹爹在世時，蘇皖曾不小心聽到過他和三叔的對話，深知皇上對定國公府的忌憚和猜疑。

楚宴這些年行事放蕩不羈，做過不少出格的事，皇上都睜隻眼閉隻眼過去了，就算皇家沒有真正的兄弟情，他們仍是兄弟，父親死不瞑目，她怎麼能嫁給仇家？如果只是去景王府暫時避一下危險，她不露面自然更好一些，等躲過這一劫，她隨時都能將蘇寶帶走。

蘇皖正在思考時，端芯端著生薑熬的紅糖水走了進來，「姑娘，先喝點紅糖水暖暖肚子吧，別站太久一會兒又疼得厲害了。」

端芯仍舊是老嫗裝扮，出門在外任誰也看不出她是個妙齡女子，望著她的模樣，蘇皖心中微動。

她又不是非要以自己的身分登門才行，她也可以扮做奶娘的模樣，這樣一來，既可以陪著蘇寶，也沒了後顧之憂。

她娘的陪嫁莊子上尚有幾個可用之人，其中一位便是喪夫之女，恰好見過她的人不多，倒是可以借用一下她的身分。

下定決心後，蘇皖的心情總算稍微安定了些。

她在端芯耳旁吩咐了幾句，端芯聽完，神情有些遲疑，「姑娘想帶著小主子去景王府？」

重生的事太過匪夷所思，蘇皖自然無法告訴她，只好道：「如果這大夫嘴不嚴已經洩了密，我們被尋到的可能會很大，之前成功在這裡住了幾年，是因為旁人不知道我們帶著個孩子。如今帶著小寶，也不方便躲藏，與其冒這個險，不如我們分開行事，我帶著小寶暫時去景王府躲避一下，過段時間度過危險，再帶他走。」端芯卻有些擔憂，「小主子如此聰慧，又與景王生得這般像，到時候他如果不放人怎麼辦？」

蘇皖道：「他生性不羈，最是驕傲不過，應該不會勉強人，這個妳放心，我自有法子。」

楚宴尚未成親，等成了親，他的王妃必然容不下旁的孩子，她到時帶走蘇寶，對他們來說反而是一樁好事。

端芯對她滿是信任，聽她如此道，便沒了顧慮，「那奴婢等會兒就去一趟織新閣，將您的吩咐親口告訴柳娘，讓她回莊子一趟親自吩咐下去。」

織新閣是家布莊，裡面也賣一些成衣，本是蘇皖的產業，如今記在柳娘名下，柳娘不僅是織新閣的掌櫃，還曾是莊子上的管事嬤嬤，十分忠心，事情交給她自然是再妥帖不過。

很快便到了午飯時間。

飯自然不能不吃，幾年下來，端芯手藝越發好了，沒多久就做了四菜一湯出來，因著蘇寶還在服藥，食物當以清淡為主，四個炒菜全是素小炒，湯則是鯽魚湯，湯汁熬成了奶白色，單是聞著便香氣四溢。

蘇寶聞到飯香味時，便打了個滾爬了起來，不等人喊就乖乖下了床，動作那叫一個麻利。

蘇皖走進來時，小傢伙已經自覺穿好了鞋子。

瞧到小傢伙亮晶晶的眼睛，蘇皖忍俊不禁，她摸了摸他的小腦袋，牽住了他的小手，神情說不出的溫柔，「就猜你已經醒了，做的都是你愛吃的。」

蘇寶已經聞到了鯽魚湯的味道，若非被娘親牽著手，一準兒蹬蹬跑過去了。平日裡娘親不僅忙，還十分促狹，逗他的次數不少，這麼溫柔牽著他走路的次數著實少得可憐。

蘇寶捨不得掙開娘親的手，一路乖巧極了。

他與楚宴幾乎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，上挑的桃花眼，挺直的小鼻梁，薄厚適中的唇，沒一處不好看，乖巧的模樣看得人心都化了。

蘇皖放鬆下來後，眼中便多了一抹笑，捏了捏他的小臉蛋，「小寶今兒怎麼這麼乖？平日裡不是一聞到飯香味便撲了去？這次不嘴饞了？」

蘇寶耳尖有些紅，神情卻一本正經的，「誰嘴饞了？到了飯點不就是要吃飯？您幾頓不吃試試？」

他小小年齡便喜歡端著，活似個小大人，唯有喜好美食這一點像個孩子，蘇皖不止一次地打趣過他。

蘇寶說完，便掙開她的手，朝自己的板凳跑了去，覺得女人真是麻煩，跑太快會被念叨，不跑了也會被念叨。

蘇皖愛極了他神采飛揚的小模樣，唇邊溢出一抹笑，招呼著端芯也上了桌，吃完飯，她就將蘇寶喊到了內室，將想帶他去景王府的事說了一下。

她沒提安王妃的事，只說景王是他的爹爹，他到了啟蒙的年齡，去景王府能得到更好的教育。

自打她提起景王時，蘇寶一張小臉便有些冷。

蘇皖微微有些緊張，一時之間竟以為他早就知道景王是他爹爹了，「小寶不想去嗎？」

蘇寶踢掉鞋子，扭身便爬到了床上，站在床上居高臨下瞪著蘇皖，彷彿這樣能增加點氣勢，他惡狠狠道：「我不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嗎？哪來的爹爹？您是不是嫌我是個小拖油瓶，不想要我了？」說到最後一句，聲音裡儼然帶了哭腔。

蘇皖一顆心猛地酸了起來，縱然心中很不是滋味，她的神情卻很是嚴肅，「你從哪兒聽來的這些話？」

蘇寶年齡尚小，若無人亂嚼舌根，他一個孩子縱然再聰慧也不會無端冒出這種心思來。

蘇寶抿著唇，沒有回答，氣勢也一下弱了下去，眼神有些躲閃。

小院中除了端芯，也唯有陳嬾嬾跟如枝會來這兒幫忙，要麼是送菜過來，要麼是留下幫著打掃院子，洗洗衣服。

她們皆是蘇皖的心腹，兩人對蘇寶也極其疼愛，自然不會背後非議主子，可如枝卻是個話多的，還十分八卦，從旁處聽來了有趣的事還會講給蘇寶聽，難道蘇寶聽到了什麼不該聽的？

蘇皖所料不差，如枝曾與端芯提起過鋪子隔壁那個賣豆腐的小寡婦，丈夫走後她便一個人拉扯孩子，因帶著孩子，旁人再給她說親時也都不是什麼好人家。

因此她嫌孩子是個小拖油瓶，不僅時常讓他餓肚子，還三天兩頭的動手打他，那孩子原本很機靈，現在卻呆呆的，讓人唏噓不已，如枝是同情那孩子才跟端芯念叨了起來，不料卻被剛睡醒的蘇寶聽了一耳朵。

他才知道，原來孩子也可以是累贅，是小拖油瓶。儘管知道娘親不會嫌棄他，可是不知為何，見她想將自己送走，蘇寶還是有些恐慌。

換成以往，見他如此，蘇皖肯定要捏一下他的小臉，讓他好好反思一下，可現在望著他略顯不安的眼眸，蘇皖卻是心疼，她將小傢伙攬到了懷裡，親了親他的小臉，「說什麼胡話，娘親怎麼捨得不要你？又不是讓你一個人去，娘親也會陪你一起。」

蘇寶被她安撫了下來，眼中只剩疑惑，明明之前娘親都說他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，怎麼突然又有了爹？蘇寶本能地嗅出一絲不對勁，果然，這絲不對勁很快便得到了印證。

得知娘親要扮做奶娘跟著他時，他的小臉便緊繃了起來，「娘為何還要扮做別人？」

以前唯有外出時，娘親才會扮成旁人的模樣，在家時卻是真面目示人，難道爹爹那裡也有危險？

蘇寶雖然才四歲，卻比尋常孩子聰明得多，他隱隱明白娘親是在躲避壞人，這也是他為何一直想趕快長大的緣故，因為從小沒有父親，他其實也不太懂，父親之於他們是怎樣一種存在。

清楚日後肯定瞞不住他，蘇皖沒有騙他，而是認真解釋道：「我跟你爹爹其實並不熟悉，我如果貿然現身不僅會給他帶去困擾，娘也會覺得不自在。」

蘇寶不是很理解，但乾脆利落地下了決定，「那就不去找他。」

直到蘇皖又解釋了幾句，知道是要避險去，蘇寶才勉為其難地接受，還皺著小眉頭提了要求，「要兩根冰糖葫蘆才行。」

這個小鬼。

蘇皖捏了一下他的鼻子，爽快地應了下來。

蘇寶又提要求，「娘親不許把自己畫得太醜。」

他還是喜歡娘親漂漂亮亮的模樣，笑起來比天上的太陽還要耀眼，蘇皖微微點頭，瞧著敷衍極了，蘇寶抿了抿唇，看在冰糖葫蘆的分上才沒跟她計較。

等端芯從織新閣回來，蘇皖便讓她取了一百兩銀子，吩咐了她幾句，端芯拿著銀子將門外的小藥童喊到了一旁，沒多久兩人便達成了交易。

小童抱著銀子，歡喜地離開了此處。

蘇皖坐在梳妝臺前化起了妝，她有一雙極其神奇的手，化起妝來可謂是信手拈來，不過片刻，鏡中便出現一個相貌平平的女子，她對著鏡子看了片刻，除了眼睛，沒一處與之前相似。

怕引起懷疑，她不僅將自己畫成了三十多歲的少婦，還在臉頰上點了兩顆痣。她與景王已有五年不見，五年前的她，眉眼間尚帶著一絲稚氣，如今五官早已長開，她是要扮做蘇寶的奶娘，小心些應該不會被發現。

等她化好妝，端芯已經收拾好了包袱，包袱裡除了兩身換洗的衣服，便是一些細軟和蘇寶的藥，他雖然退了熱，怕他萬一又不舒服，蘇皖才讓端芯將藥也帶上了。馬車來到小院門口時，蘇皖對蘇寶招了招手，小傢伙放下手中的七巧板，朝娘親走了過來。

端芯亦步亦趨跟了去，不受控制地紅了眼睛，「姑娘真不用奴婢跟著嗎？奴婢不在以後誰來伺候您？」

蘇皖好笑地拿帕子為她擦了一下淚，她是以奶娘的身分出現的，若是帶著端芯，不出一日就會暴露身分。

端芯顯然也明白這個道理，怕自己又要哭，她背過身，沒再追問，而是道：「姑娘放心，奴婢定謹記您的交代，安王府的事奴婢也會儘快辦妥。」

蘇皖點頭，「妳一切小心，就算辦好也不必去王府尋我，得空時我會親自去織新閣。」

端芯含著淚，重重點頭。

此刻剛過申時，暖風熏人，夕陽的光輝在屋簷的折射下灑了下來，整個小院都籠罩在一片暖色之下，蘇寶原本還沒什麼感覺，見芯姨紅了眼睛，他緊繃的小臉上也浮現出一抹傷感。

小傢伙突然道：「我會照顧好娘親。」

端芯忍不住又轉過了身，紅著眼睛抱了一下蘇寶。

蘇寶有些不自在，耳尖動了一下，最終卻放棄了掙扎。

端芯只是抱了一下就鬆開了他，她含淚笑道：「小主子也要照顧好自己才行。」

蘇寶點了點頭，小臉無比認真，瞧得人心中莫名發澀。

蘇皖也不習慣別離，對端芯道：「很快就見到了，不許難受了。」

端芯連忙點頭，又送了送。

蘇皖則牽著蘇寶走到了門口，馬夫在馬車一側放了一個小凳，蘇寶沒讓蘇皖抱他，自己踩著小凳俐落地爬上了馬車。

蘇皖也跟著上了馬車，她對端芯說了聲快進去，就放下了帷幔。

馬車很快便駛到了繁華的街道上，蘇寶甚少有出門的機會，聽到外面的喧囂時，一雙眸子亮得驚人，他偷瞄了蘇皖一眼，見她好似在想事情，沒有留意自己，便飛快掀開簾子，往外瞄了一眼。

京城的街道自然是再繁華不過，不僅道路平坦寬闊，兩邊商鋪林立，瞧著極為氣派。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客人在與小商販討價還價，蘇寶本來只是想偷瞄一眼，卻被這熱鬧的景象吸引了目光，一雙眸子亮晶晶的，像倒映著漫天星辰。

窗簾被掀開時，蘇皖就注意到了他的神情，她眼底也溢出一抹笑，攬住了小傢伙的身體，「有什麼想要的嗎？娘親給你買。」

蘇寶的眼睛又亮了幾分，覺得今日的娘親溫柔得簡直像換了個人，他毫不客氣地提要求，「綠豆糕、如意糕、什錦糖、豌豆餡……我都要！」

他一口氣說了七八樣，每一個都是吃的，蘇皖有些哭笑不得，捏了一下他的鼻子，「整日就惦記著吃，難道上輩子是餓死鬼不成？」

蘇寶不想被她捏，板著小臉，躲了一下，「娘親休要打趣我。」

兩人坐在一處，他自然沒躲開，見他皺著鼻子，不爽極了，蘇皖笑彎了眉眼，她笑得太過愉快，蘇寶緊繃的小臉有些維持不住，也笑了一下，扯了扯她的袖子，「還要不要給我買？」

蘇皖最終也只是給他買了兩樣，儘管如此，蘇寶還是吃得很滿足，他吃東西時十分文雅，哪怕是再喜歡的東西也是一小口一小口，小小年齡，舉手投足卻滿是優雅。

等他吃完，兩人便到了景王府。

景王不在府裡，是護衛首領李殷接待的蘇皖，瞧到蘇寶那張白嫩的小臉時，他整個人都愣住了，這孩子與景王幾乎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沒

一處不像。

他掩下心中的震撼，連忙將蘇皖迎了進去，不論面前這孩子只是單純的與景王生得一樣，還是確實是景王的骨血，此事都不是他能隨意處置的。

將人迎入府後，他便派心腹離開了京城，傳信之人未曾歇息，快馬加鞭來到了戰場。

此刻的楚宴才剛從戰場上下來。

因打了勝仗，整個軍營都洋溢著一股巨大的興奮，士兵們得了不少戰利品，一個個激動極了，全然沒有之前的疲倦。

楚宴仍舊是那副漫不經心的神情，進入營帳後，他便脫掉了那件染血的戰袍，隨著他脫衣的動作，他背上的傷也露了出來，傷口十分猙獰，換成旁人早疼得無法忍受了，他卻神色如常。

軍醫連忙過來為他包紮了一下，剛包紮好，正打算沐浴一下，就聽副將說秦二來了邊疆，以為京城出了什麼大事，楚宴凌厲的桃花眼微微眯了一下，「傳他進來。」他披上外袍便從沐浴之處走了出來，男人身材高大，衣襟半敞，露出的肌膚冷白結實，襯著他冷淡的神情，竟俊美地讓人不敢逼視。

秦二走進來後，便跪拜了一下，根本不敢抬頭，恭敬地將信呈了上去。

楚宴仍舊是一副漫不經心的模樣，打開信時，他臉上的神情才變得有些古怪，信上不過寥寥數語，蘇皖二字卻喚起了他的記憶，腦海中率先跳出的便是少女含著水汽的雙眸，她身姿纖細，小腰盈盈不足一握，燭火下那張明媚的臉更是美得勾魂攝魄。

拒絕他時義正辭嚴，卻偷偷為他生了一個兒子？

楚宴神情越發有些捉摸不透，凌厲的桃花眼也斂得有些深，他噴了一聲，「去備馬，我同你回京。」

### 第三章 景王趕回京

外面尋她尋得翻天覆地時，蘇皖已帶著蘇寶在景王府住了下來，李殷一直負責景王府的防衛，景王離京後，府裡的事便是他與秦管家負責，與秦管家商議過後，便將他們安置在了奉水苑。

奉水苑屬於後院，不僅離前院很近，後方還有個小花園，風景極好，蘇皖就這麼帶著蘇寶在奉水苑住了下來。

蘇寶一向起得早，起床後就乖乖在院子中玩，前兩天他還能耐著性子不亂跑，第三天時便有些受不住了，他這個年齡，正是好奇心旺盛的時候，見穿過垂花門，後方就是小花園，便想去花園裡玩。

蘇皖不放心他，便隨他一道去了，園內有假山、流水、各種古樹和亭臺樓閣，一眼望去美不勝收。

蘇寶的目光被面前的假山吸引了，假山是巨石堆砌而成，這些石頭形態各異，有的像展翅欲飛的仙鶴，有的像昏昏欲睡的老虎，每一塊巨石都像極了憨態可掬的小動物。

蘇寶瞧得目不轉睛，一雙烏黑的眸子亮晶晶的，還好奇的伸手摸了摸，他長這麼

大，大部分時間都窩在小院中，所見的風景十分有限，來到此處時，甚至有種誤入仙境的感覺。

景王府的整個佈局都出自大家之手，園林設計也匠心獨特，饒是見慣了美景，蘇皖也覺得這裡美極了，瞧蘇寶喜歡，她臉上也溢出一抹笑，越發覺得帶他來是一種正確的選擇。

蘇寶轉頭瞧見娘親臉上的小黑痣時，愉悅的心情斂了幾分，不喜歡娘親扮做旁人的模樣，他踢了一下腳下的小石子，神情有些不高興，「我想我娘親了，妳把我娘親還給我！」

見他說耍脾氣就耍脾氣，蘇皖有些無奈，摸了一下他的腦袋，安撫道：「小主子忘記奴婢之前說過什麼了？但凡有辦法，姑娘都不會把您送過來，您難道不好奇爹爹長什麼樣嗎？」

蘇寶咬了下唇，沒吭聲，他對爹爹自然是好奇的，可是想到以後都不能喊她娘，他就有些難受，整個人都有些悶悶不樂。

清楚她也是被逼無奈，蘇寶也不好再鬧彘突，哼了一聲，便朝一旁的荷塘跑了去，喊道：「妳別跟著我了，讓我自己待會兒！我不想看到妳臉上的黑痣，醜死了！」這小東西，分明是心中有氣，不喜她以奶娘的身分陪他，變相地為難人呢。蘇皖又好氣又好笑，她恭敬地跟了上去，回道：「小主子若是不喜歡旁的，奴婢都可以改，唯有這相貌是父母給的，奴婢想改都改不了，讓您不快，是奴婢的錯，奴婢任主子責罰。」

說著她竟想下跪，蘇寶睜大了眼，他像個小炮仗，衝上來就抓住了她的手臂，待餘光瞄到一片衣袂時，才明白娘親為何如此。

他抵了下唇，小臉冷了下來，「動輒就變下跪！逗妳一句而已，真是開不起玩笑！難怪娘親讓妳來盯著我！不是說了我煩旁人跪我？妳再這樣，信不信我趕走妳！」

蘇皖眼底帶了笑，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小腦袋，「奴婢以後不跪就是，小主子勿惱。」

蘇寶臉頰微熱，哼了一聲，趴在欄杆上，看小魚兒去了。

秦管家這才從大樹後走了出來。

他望著蘇寶那張與景王幾乎一模一樣的小臉，目光中滿是慈愛，含笑看了蘇寶兩眼，他才笑咪咪道：「王爺想必今日就收到消息了，不日就會回王府，也不知你們需要什麼，老奴便命人準備了一些衣物，剛剛讓人抬到了奉水苑，還有幾樣孩子喜歡的小物件，這幾日兩位若是有什麼需要，儘管跟老奴說。」

儘管蘇寶的身分還未確定，他仍舊一臉和藹。自打見到蘇寶後，他便有些震撼，蘇寶不僅五官是景王的翻版，不經意流露出的神情也有那麼幾分相似。

大千世界，縱然有相貌相似之人，神采也不該如此像，瞧到蘇寶時，他就彷彿看到了小時候的景王，心中便將他當成了小主子來看待，要不然也不會將他安排在奉水苑。

蘇皖笑道：「有勞秦管家費心了。」

見他提起王爺時，他們倆仍舊不慌不亂的，秦管家臉上的笑更深了，「應該的。」

蘇寶只是看了他一眼，就扭過了頭，一副不愛理人的模樣，秦管家並不介意，與蘇皖客套了一番打算離去，可他剛轉身走了兩步，就聽蘇寶嘀咕了一句，「老狐狸。」

秦管家老臉僵了僵，顯然也聽到了，猜到可能是自己躲在樹後的動作被他瞧見，秦管家一張老臉又笑開了花，只覺得這位小主子真是跟王爺一樣聰慧過人，膽子也格外大，完全沒有新到一個地方的怯懦。

蘇皖神情有些微妙，雖然同樣覺得這位秦管家不是個好糊弄的，但見蘇寶直接說了出來，她心中多少有些無奈，他們初來乍到，在楚宴沒有歸來前，能仰仗的唯有秦管家他們，若是得罪了他，自然沒什麼好果子吃。

她溫聲詢問道：「好端端的小主子何出此言？」

蘇寶看了她一眼，繃著小臉慢吞吞道：「我在說那條魚，妳看，旁的幾條小魚瞧到魚餌都光明正大現身了，偏牠躲在水草後，不定在打什麼壞主意。」

聽了他的指桑罵槐，秦管家竟一臉欣慰，他是真心為主爺覺得高興，剛剛之所以暗地裡觀察他們，也是想看看兩人性情如何，見小主子年齡雖小，卻有自己的主意，當真是老懷欣慰。

餘光瞄到他笑出褶皺的老臉，蘇寶神情有些費解，這老頭莫不是傻子吧？竟聽不懂人話？

秦管家笑咪咪解釋了一番，「剛剛老奴過來時，是聽到兩位正在說話，不好打擾，才在樹後站了一會兒，並非心懷惡意，小公子莫要放在心上。」

蘇寶不是得理不饒人之人，撇了撇唇，沒再說什麼。

蘇皖笑道：「小主子心直口快，也沒有惡意，秦管家請勿放在心上。」

又客套了幾句，蘇皖才將秦管家送走。

他走後，兩人又看了會兒魚，荷塘是月亮形狀，塘內有許多魚兒，上方還建有漢白玉石橋，站在橋上的亭子裡，既可乘涼，又可垂釣。

蘇寶玩夠了才回去。

秦管家怕他們多想，除了飯點會有丫鬟來送飯，小院中並沒有外人，回了屋，蘇寶就毫無形象地癱在了床上，純粹是累的。

方才他跑來跑去的，出了不少汗，蘇皖打了盆水，拿了帕子，邊為他擦拭小臉，邊叮囑道：「下次可不許這麼魯莽，虧得秦管家不是心胸狹窄之人，府裡的一眾事都是他負責，如今你爹爹尚未歸來，你自己想想，萬一得罪了他，他想使個小絆子豈不是輕而易舉的事？」

蘇寶不想聽，怕娘親繼續念叨，才敷衍地嗯嗯點頭，「知道啦！」

他聲音清脆動聽，哪怕是有些不耐煩，聽在人耳中仍舊好聽得緊，蘇皖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小腦袋，眼中滿是愛憐。

這幾日，娘親時常用這種目光看他，蘇寶心中微動，突然覺得自己有些無理取鬧，他耳尖微微泛紅，神情也有些嚴肅，白嫩的小臉上浮現出一抹認真，「娘親突然變化這麼大，是不是怕我有了爹爹就不愛您了？」

蘇皖卻將手指壓在了他唇上，蹙了下眉。



清楚是「娘親」兩字犯了她的忌諱，蘇寶嗚嗚討饒。

蘇皖這才鬆開他，他又躺了下來，半晌才驚扭道：「奶娘放心，就算我有了爹爹，也不會不愛妳和娘親，子不嫌母醜，就衝妳辛苦把我餵養大，我也會好好護著妳的！」

說到最後一句，他大抵是有些害羞，抓起一旁的小被子就蓋住了腦袋。

蘇皖有些忍俊不禁，她靜靜望著他小小的身體，心中只覺得暖暖的，也沒說旁的話。

安王妃那邊一連搜了幾日，都沒有找到蘇皖，最後還是她哥哥從一個線人那兒得到消息，說近來有一個女子帶著孩子去了景王府，認為他們躲到了景王府，他便將此事與妹妹說了說。

縱使景王不在，但有李殷跟秦管家這兩人鎮守著，也斷不會讓他們上門搜查，他便勸了妹妹兩句，想讓她就此罷手，畢竟他們若真有景王做靠山，此事還真不能硬來，整個京城誰不知道景王就是一個瘋子，膽敢跟他作對，又豈會有好下場？安王妃自然不願意就此罷手，想到蘇皖她便恨得牙癢癢。

她是淮陽侯府的嫡長女，相貌才情在整個京城都說得上拔尖，當姑娘時唯一不稱心的就是凡事都會被蘇皖壓上一頭。

定國公府倒臺時，她是何等開心？她早就對安王楚恆芳心暗許，最終也如願嫁給了他，當初出嫁時何等風光，她與楚恆剛成親時也算相敬如賓，就算他冷情了些，她也很高興能嫁給他，覺得總有一日她能籠絡住他。

可是自打他瞧上蘇皖後，一切都變了，哪怕蘇皖已經成了罪臣之女，只會給人蒙羞，他還是想得到她。

如果只是多個伺候他的侍妾，她也不是不能容忍，想想蘇皖一個國公府嫡女卻淪落到為妾的地步，她由衷覺得高興，可是自打蘇皖出現，楚恆連她房裡都不去了。哪怕她使盡手段，他也無動於衷，就彷彿除了蘇皖，旁人都是庸脂俗粉，讓她如何不氣？她堂堂安王妃，竟然被一個狐媚子比了下去，連楚恆此次之所以去江南，都是因為聽說那邊有蘇皖的消息。

如今好不容易讓她得知蘇皖的下落，她只覺得是蒼天有眼，蘇皖一日不死，她就一日睡不安穩。

想到陸閣老的小孫女對景王可謂是死心塌地，安王妃眼眸微微閃了閃，唇邊總算溢出一抹笑，讓人去陸閣老府上給陸佳惜傳了個口信。

此刻，陸佳惜正在院子裡，她是愛花之人，院子裡有一個大花壇，壇中則密植著紫薇、木槿等各種花朵，遠遠瞧著萬紫千紅，給這座小院添了不少雅意。

她正彎腰修剪著枝葉，少女身姿婀娜，一身海棠色的長裙搖曳在地，她唇邊泛著淡淡的笑，見丫鬟匆匆跑了進來，才蹙眉呵斥了一聲，「怎地又大手大腳的？」

丫鬟在她耳旁說了一句什麼，她手一抖，將花朵都剪掉了，秀麗的面容上閃過一

抹錯愕，「妳說什麼？」

丫鬟氣喘吁吁地又重複了一句，「真的，是安王妃派人過來親口告訴奴婢的，這事應該假不了。姑娘，聽說孩子都四、五歲了，還是個小男娃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陸佳惜緊繃著臉，眼中泛著一絲冷意，「給我備車！」

陸佳惜是陸閣老最疼愛的小孫女，可縱然身分貴重，她一個未出閣的女子也不好貿然去景王府，因此馬車備好後，她坐著馬車去了宮裡，等待衛通報過後，得到四公主楚歆的首肯，才入了景仁宮。

她是楚歆的伴讀，與楚歆感情極好。

見她到了，楚歆連忙迎了出來。她是賢妃所出，五官也與賢妃有幾成相似，小臉不過巴掌大，一雙眼睛卻圓溜溜的，笑起來臉頰上還有個小酒窩，十分討喜。但楚歆的性子卻與賢妃截然不同，如果說賢妃似水般溫柔，那她就是如火般熱烈，對喜歡的人一向是好到了極致，她親熱地拉住了陸佳惜的手，笑道：「佳佳怎麼來了？今日不是難得休息嗎？」

陸佳惜唇邊溢出一抹笑，「正是休息才想尋妳玩呀，亦不是嫌待在宮裡有些悶嗎？咱們不如找個地兒賞景去？今兒個難得有風，不像平日燥熱難耐，極適合賞花賞景。」

陸佳惜氣質淡雅，遇事時也不爭不搶的，在世人眼中一向是猶如仙子般的存在，因著這個緣故，她人緣極好，楚歆便極喜歡她。

楚歆聞言，眼睛頓時亮了亮，隨即又有些氣餒，「京城又沒什麼美景可賞，父皇肯定不許我跑太遠的。」

陸佳惜臉上仍舊帶著笑，「也不是非要出京才行，據我所知，不論是鎮國公府還是安王府，府裡都種了大片的花海，公主若想散心，去他們府上亦是可以的，可惜我與兩府的女眷都不算太熟，到時還要靠公主引薦一二。」

楚歆臉上卻閃過一抹促狹的笑，「他們府上花海再多，也遠不及景王府，我景王叔一向愛享受，府裡的小花園都快比御花園大了，據說還從海外移植過來不少奇花異草，一到夏天，簡直猶如人間仙境，去旁人府上倒不如去他那兒。」

陸佳惜臉頰上添了一抹緋紅，聲音也柔柔弱弱的，透著一股無奈，「公主快別取笑我了，他府中尚無女眷，就算他人不在，我也不好過去的，若真去了，旁人不定怎麼議論。」

「怕什麼？他又不在，只是去賞景而已，有我在，誰敢議論？前段時間六皇弟還去他府上玩了呢。」

見她還有些遲疑，楚歆擠了擠眼睛，「妳真不想去嗎？這可是難得的機會啊，景王叔的脾氣妳也是知曉的，他若在京城，咱們還真不一定能去得了。」

陸佳惜咬了下唇，終是點了頭。

清楚她心中必然很歡喜，楚歆也很高興，連忙派人跟父皇和母妃打了聲招呼，就興致勃勃地拉著陸佳惜出了宮。

兩人很快便在侍衛的護送下到了景王府，瞧見四公主與陸佳惜時，護衛連忙行禮，其中一位則飛快跑進府裡通報，李殷聽到兩人過來時，眉頭便微微蹙了起來。陸佳惜心儀景王的事，李殷自然有所耳聞，而蘇寶才剛入府沒幾日，她與四公主便到了，李殷總覺得此事不是巧合，他有心阻攔，便親自去了門口。

他到時，四公主已經有些不爽了，瞧到李殷便道：「李統領來得正好，這景王府，我六弟能進，我們卻不可以嗎？難道公主與貴女就低人一等？還是說非要我帶著聖旨過來才行？」

她是真沒料到會被攔下來，這才有些惱，本有心借花獻佛，帶陸佳惜好好參觀一下景王叔的住處，誰料竟丟了人。

見她來者不善，李殷神情微頓，隨後行了一禮，不緊不慢道：「四公主有所不知，昨夜府上潛入了刺客，差點刺傷秦管家，如今刺客尚躲在府中，他們不是有意攔您，實在是為了您與陸姑娘的安危，萬一您在府上出事，我們就是以死謝罪也無法向聖上交代，四公主不若給屬下兩日時間，等屬下捉到刺客，務必第一時間通知您與陸姑娘。」

陸佳惜神色不變，一顆心卻沉了下來，他越是阻攔，越說明了他對那位小男孩的重視，她不動聲色打量了李殷一眼。

李殷神色自若，哪怕是在撒謊，仍舊鎮定如初，加上生得好看，極容易讓人心生好感，這一番話又說得合情合理，也沒直接拒絕她們，四公主的神色果然緩和了下來。

陸佳惜窺到四公主的神情，心中微微緊了一下，她遠道而來，自然不想放過此次機會，她含笑而立，「原來李統領是為了我們的安危著想，可是好端端的景王府怎麼會有刺客？」

「屬下尚在調查中。」

陸佳惜笑道：「刺客既然尚未逃掉，肯定是被逼得不敢露面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他肯定不敢現身，我們只是去花園轉轉，應該無礙吧？」

不等李殷回答，她又對四公主道：「我們難得休息，今天走了，還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過來，早就聽聞李統領武藝非凡，有他護著想必不會出事，不若我們就進去轉一圈，公主以為如何？」

她今日過來特意帶了兩個會武的丫鬟，還吩咐她們見機行事，唯有混入府中，兩人方可行事。

聽她一說，楚歆果然有些意動，她正想說什麼時，卻聽到遠處傳來一陣躁動，一陣馬蹄聲傳了過來。

白色的戰馬快如閃電，眨眼間便來到了王府門口，楚宴一身戰袍，猶如從天而降的天神翩然而至，行至府前，他拉了一下韁繩，馬兒叫了一聲，前蹄高高抬了起來，下一刻便站穩了。

楚宴俐落瀟灑地翻身下馬，見府外站著兩個女人，他眉心微不可查地蹙了一下，形狀好看的唇揚起微微譏諷的弧度。

見到他的身影，李殷眼中閃過一抹驚喜，本以為王爺明日才能歸來，誰料竟提前了一日。李殷等人皆跪了下來。

「都起來吧。」楚宴聲音低沉悅耳，帶著一絲微微的冷意。

瞧到他的那一刻，陸佳惜的瞳孔便驟然縮了一下，捷報才剛傳回京，他竟然今日就到了府裡，為的是什麼自然不言而喻。陸佳惜沒料到他會如此重視這個孩子，頓時心亂如麻。

楚歆天生神經粗大，並沒有察覺到陸佳惜的神情不對，見楚宴回來了，她便有些心虛，還忍不住朝陸佳惜身邊移了移，小聲打了聲招呼。

陸佳惜也規規矩矩地行了禮，她五官清秀，脖頸修長，側臉輪廓極其優美，行禮時頗有種賞心悅目的感覺。

楚宴卻只淡淡點頭，根本沒有多看一眼的意思。

陸佳惜神色有些黯然，下意識咬了下唇，怕被人瞧出異常，迅速整理了神情，柔順地在一旁站著。

楚歆眨了眨眼，「景王叔，您怎麼這麼快就回京了？」

楚宴神情慵懶，桃花眼微微眯了眯，將手裡的韁繩遞給了小廝，「怎麼？看到我很掃興？」

「哪裡哪裡，景王叔能提前歸來，自然是好事，我差點以為是府裡來了刺客，驚動了您，您才提前歸來的，仔細一算時間又不對，除非您會未卜先知。既然您回來了，不若就讓我們去您府上遊玩一番吧，有景王叔在，就算來再多刺客都不怕。」楚宴瞥了李殷一眼，便清楚刺客是怎麼一回事了，「明知有危險還不儘快離去，莫非想找死不成？」

楚宴語氣雖淡，卻似笑非笑的，莫名給人一種危險的感覺。

在他面前，楚歆一向慫得很，聞言更是什麼話都不敢說了，拉著陸佳惜便想告退。陸佳惜多少有些不甘，想說什麼時，卻對上了景王那雙微微泛冷的眸子，她也情不自禁嚥下了口中的話。

縱然心中百轉千迴，她卻也清楚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她根本沒法登門。孩子若真是他的，也不過是一個外室子罷了，連庶子都比不上。

自己今日終究是有些衝動。陸佳惜垂下眼眸，柔聲道了別，隨即便隨四公主一道上了馬車。

楚宴根本沒將她們放在心上，他對李殷一向信任，清楚有他在，府裡必然不會出事，便大步邁進了府，「孩子呢？」

李殷快步跟了上去，如實道：「在奉水苑。」

信上只說是奶娘抱著孩子來的，楚宴邊往奉水苑走，邊問了李殷一句，「只有奶娘嗎？蘇皖來了沒？」

當年順手救下蘇皖後，他便被她纏上了，他直接將她帶回了府，是以李殷和秦管家都知曉蘇皖與景王的事。

李殷恭敬道：「蘇姑娘不曾過來。」

楚宴挑眉，「她人都沒來，你怎麼認定孩子是我的，長得就那麼像？」

李殷仍舊是那副從容不迫的模樣，「王爺見到就知道了。」

楚宴沒再多問，直接朝奉水苑走了去，他本以為她偷偷生下他的孩子，是對他有什麼想法，如今見她沒來，方知誤會了。

#### 第四章 父子倆初見

此時，蘇皖與蘇寶又去了小花園，蘇寶這兩日快愛上了此處，池塘裡的魚兒五顏六色的，一條條都很肥美，看得蘇寶口水都快流了下來，他沒耐心垂釣，見最邊上水並不是很深，便想下去捉魚。

蘇皖自是不同意。

蘇寶卻沒有跟她商量的意思，反正他現在是主子，娘親只能聽他的，他飛快蹬開鞋子，瘦小的身體從欄杆處一鑽，便下了水，蘇皖想抓他都沒抓住。

水到他的腰部，入水後，他便歡快地朝小魚多的地方走了過去，隨著他的走動，魚兒們受了驚，全朝一邊散去，蘇寶則追得不亦樂乎。

蘇皖見狀忍不住磨了磨牙，覺得這小東西真是越來越欠揍了，她正想威脅他一句時，卻聽到不遠處傳來了腳步聲。

餘光瞄到那一身戰袍時，蘇皖一顆心微微提了起來，楚宴竟提前一日歸來了？她下意識抬了下頭，入目的正是他那張俊美的臉，他一雙眼眸正緊緊盯著蘇寶小小的身體。

本以為娘親會追著念叨他幾句，見她如此安靜，蘇寶有些不習慣，扭頭朝蘇皖的方向看了一眼，一眼就瞄到了她身後不遠處的男人。

男人一身戰袍，墨髮高挽，紅衣翻飛，說不出的張狂肆意，他那雙漆黑的眸子正緊緊盯著自己，瞧清他那張臉時，蘇寶心中莫名一緊，下意識後退了一步。

白嫩的腳丫恰好踩到一塊圓潤的石頭，蘇寶一個沒站穩，朝後跌了去，只聽撲通一聲，就落到了水裡。

蘇皖嚇得魂都要飛了，伸手就去扯欄杆，欄杆很結實，扯了一下沒扯動，蘇皖抬腳就踹了一下，慌亂之下，她力道出奇得大，一腳竟真踹斷一個，她正想跳下水時，男人卻比她快了一步。

他足尖一點，借力越過欄杆徑直跳入了水中，他落入水中時，蘇寶已經撲騰著從水裡站了起來，他抹了一把臉，水珠順著掌心和臉頰滑了下去。

蘇寶摔倒得太突然，毫無防備之下噙了口水，因有些不舒服，這才撲騰了兩下，方站起來，見男人竟然跳到了水中要救他，他烏黑的眼眸眨了眨，心中竟然莫名有些緊張。

楚宴的臉色談不上好看，他最是怕髒，荷塘裡因種了荷花，有不少淤泥，察覺到腳下黏黏的，他的臉色不由變了變，他抓著蘇寶的衣領，直接拎著他走了出去。蘇寶被拎得不舒服，半空中撲騰了一下。

見他猶不老實，楚宴眉頭又蹙了一下，聲音透著一股子不悅，「別動。」

蘇寶方才是直挺挺摔了下去，哪怕起身時有些髒泥被水沖掉了，但身上仍舊有些髒，楚宴甚至覺得他手裡捏著的地方都是一片泥漬，剛走到岸上，他便將蘇寶放到了地上。

被風一吹，蘇寶小小的身體瑟縮了一下，蘇皖驚魂未定地抱住了他，又忍不住念叨了他一句，「這下好了吧？若是患了風寒，您讓奴婢如何給姑娘交代？」

蘇寶目光有些躲閃，任由她抱著，沒吭聲，一雙眼睛卻又忍不住朝楚宴瞄了過去，那男人正用一種奇怪的目光盯著他。

面前的小男孩當真是沒有一處不像他，瞧到他的那一刻，楚宴便清楚，這確實是他的孩子。只是小東西生得雖好看，渾身卻髒兮兮的，活像個沒娘的孩子，可不就是沒娘了，偷偷生下了他，竟又不想管了，直接將孩子丟給了他。

她倒樂得清閒，楚宴天生帶笑的桃花眼沉了下來，神色讓人難以分辨，「先去換衣服。」

蘇皖牽住了蘇寶的手，這才對他行了一禮，「奴婢拜見王爺。」

楚宴淡淡掃了她一眼。

面前的女子一身粗布衫，雙眸低垂著，瞧著倒是個老實本分的，一個丫鬟而已，楚宴自然不會過多關注，只一眼便收回了目光，連她什麼樣都沒記住。

想到她身為奶娘，不好好盯著蘇寶，還任他下了水，楚宴臉上的神情微微有了點變化，分明是不滿的前兆，「我不管妳在蘇皖那兒如何，來了王府，就要守府裡的規矩，懂嗎？」

他身上氣場強大，哪怕只是稍微有些不爽，周圍便充斥著低氣壓，莫名讓人覺得膽寒。

蘇皖心中緊了緊，清楚他是撞見這一幕，有些不悅了，她也沒辯解什麼，垂眸道：「王爺教訓的是，奴婢定會嚴守規矩。此次是奴婢沒看好小主子，請王爺責罰。」說著便跪了下來。

倒是個識趣的，楚宴才剛見到蘇寶，自然不會乍一見面便罰他的人，正想說起身吧，下不為例時，就見一旁的小男孩小臉緊繃了起來。

蘇寶伸手去拉蘇皖，發現拉不動，目光中便透著一抹不悅，對楚宴道：「她是我的人，你憑什麼教訓她？」

楚宴神情微頓。

他小時候便是個小霸王似的存在，母妃性子又溫柔，長這麼大，他除了被父皇訓過，還真沒人敢這麼同他說話，哪怕是當今聖上，他的二皇兄，都對他極為客氣，如今竟被一個毛頭小子呵斥了。

這種滋味當真是新奇。

一旁的侍衛都忍不住替蘇寶捏了把汗，覺得就算他真是王爺的兒子，可他這膽大包天的性子，也未必能在府裡待下去。

不等楚宴有所反應，蘇寶已經不理他了，他伸出小手又去拉蘇皖，邊拉邊憤怒道：「妳跪什麼跪？我娘都不喜歡妳下跪，反倒跪起了旁人！起來，再不起信不信我趕妳走！」

他第一次瞧到娘親低聲下氣的模樣，心情可想而知，連剛見到楚宴生出的那點好感都隨之煙消雲散了，小拳頭也緊緊攥了起來。

蘇皖很無奈，頭一次覺得扮成奶娘有些欠考慮。怕蘇寶情緒激動之下，暴露什麼，

她連忙站了起來，「小主子不氣，奴婢起來就是。」

蘇寶一張小臉仍舊臭臭的。

楚宴嗤笑了一聲，伸手擰了一把他的腦袋，剛擰到一半，小傢伙就飛快偏開了腦袋，他冷著臉也不看他，拉著蘇皖就要回奉水苑。

蘇皖一顆心則七上八下的，好在楚宴沒有同他計較。

她根本沒料到蘇寶會突然發飆，清楚他不過是不想自己下跪，蘇皖一顆心又酸又澀，總有種她的小寶已經長大了的感覺。

蘇皖扯了扯他的衣袖，目光軟軟的，聲音卻無比恭敬，「奴婢先為小主子穿上鞋子吧？」

蘇寶哼了一聲，顯然還有些生她的氣，都說了不許她下跪，不跪他了，反倒想跪旁人。

他偏著腦袋不看她，邁開的步子卻收了回來。

蘇皖彎腰撿起地上的鞋子又蹲在了他跟前，示意他抬一下腳，蘇寶這才朝一雙小腳看了去，只見小腳丫上糊著一層泥，下水時不覺得髒，如今瞧到腳丫子竟然髒成了這樣，蘇寶白嫩的小臉飛快染上一抹緋紅，十根腳指頭都蜷縮了起來。

他飛快奪過蘇皖手裡的鞋子，自個穿了上去，自始至終，他都繃著一張小臉，穿完便扯著蘇皖往奉水苑走，多少有些怕楚宴這一查罰她，他護不住。

楚宴卻只是嗤笑了一聲，這才瞥了蘇皖一眼，「他倒是護著妳。」

蘇皖始終垂著眼眸，聞言才一副略顯驚慌的模樣，「小主子孩子心性，一切都是奴婢的錯，望王爺勿怪。」

那語氣就好像他又要問罪似的，楚宴大覺無趣，也沒再多說。

蘇寶一張小臉仍舊繃得很緊，小手牢牢攥著蘇皖的手，兩人一路回了奉水苑，回去後，蘇皖便命一旁的丫鬟去燒水，打算親自為蘇寶洗個澡。

卻不知楚宴方才已交代了護衛一句，「帶他去凌霄堂。」

凌霄堂是楚宴的住處，那兒有一處湯池，隨時可以泡澡，因是活水，倒也不怕那小娃兒給弄髒。

楚宴回了凌霄堂後，隨便沖了一下，便換了身乾淨衣服，他剛回京，自然需要去宮裡一趟，換好衣服就入了宮。

護衛奉命來帶蘇寶去凌霄堂，蘇皖想今天雖然不冷，但等丫鬟燒好水，起碼需要一段時間，蘇寶身上一直濕著也不是滋味。

可蘇寶卻不願意去凌霄堂，侍衛見他脾氣這麼大，也不敢勉強他，侍衛離開後，整個奉水苑便安靜了下來。

蘇皖則為蘇寶脫去了濕答答的衣服，還剩裡衣時，他卻不許蘇皖脫了，臉上也浮現出一抹薄紅，覺得自己身上肯定髒得不像樣。

「我自己來。」說完就將娘親往外推。

蘇皖有些好笑，捏了一下他的小鼻子，徑直給他脫掉了衣服，蘇寶皺著小臉自己

邁入了浴桶中，這個浴桶是秦管家特為他做的，他坐下時，水恰好到腰部。

剛一入水，水就髒了，蘇寶小臉微微有些紅。

好在丫鬟燒的水多，蘇皖將水倒掉，又為他換了水。

清楚這孩子是為了她才對楚宴發火，蘇皖也沒指責他，用心幫他擦起了背。

蘇寶卻有些沉不住氣了，放在以往，他每次發脾氣，娘親都會想法折騰他，不是將畫好的畫撕碎，讓他拼到一起，就是將綠豆跟黃豆混到一起，讓他一粒粒揀好。這次她卻沉默得讓他有些不安。

蘇皖很快就幫他洗好了澡，拿浴巾將他包裹了起來，擦乾淨後，又為他抹了香膏，才拿起乾淨衣服為他穿上。

見蘇寶小心翼翼打量著她，蘇皖才捏了一下他的小臉，壓低了聲音，「剛剛不是還很威風？」

蘇寶抵了下唇。

蘇皖自然清楚他怎麼想的，她看著他，壓低聲音認真道：「小寶，你四歲了，已經算是小男子漢了，以後娘親都不會罰你，不管你做什麼，都是你的選擇，但是你要記住，景王府畢竟不是我們家，你要是惹怒了景王，他也許不會拿你怎樣，可說不準就會將我趕出去。」

「他敢！」

蘇皖神色不變，「他沒什麼不敢的，這是他府上，他想打發個奴婢還不是一句話的事？他喜歡你時也許願意給你面子，不喜歡你時，你於他來說不過是個有血緣關係的陌生人，又豈會心疼？」

這話雖殘酷，卻是事實，沒人能保證楚宴對他的重視可以持續多久，又會為他做到哪個地步，雖然不想讓蘇寶故意討好楚宴，蘇皖也不想他動不動得罪楚宴。教他這些時，蘇皖不是不難受，卻只能這樣告訴他。

蘇寶咬著唇沒吱聲，他本想說大不了我們走，卻突然想到，娘親說是為了避難才來的景王府，如果因為他落得個被趕走的下場……

蘇寶鼓著腮，說不出的憋屈。這跟他想像的完全不一樣。

這幾天，秦管家來過幾次，還故意講了一些景王打仗的事，把他說得極其厲害，在蘇寶心中，爹爹就是個威風凜凜的大將軍。

他本以為見到爹爹，他跟娘就有了能保護他們的人，等娘親跟爹爹熟悉起來，她就再也不用東躲西藏了。

事實卻根本不是這樣。原來，景王並不會像娘一樣無條件的對他好，也不會為了他好好對待娘親。

這裡根本不是他的家。

蘇寶心底又酸又澀，長長的眼睫毛遮住了眼中的情緒，他垂著眼睛沉默了許久，忽地翻身上床，只留給蘇皖一個瘦小而倔強的背影。

望著他倔強的背影，蘇皖一顆心猶如被丟進了油鍋裡，她多想親親他的小臉蛋，告訴他小寶不怕，一切有娘在，你這麼聰慧，爹爹一定會喜歡你的，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沒人會給你委屈受，可是她卻什麼都不能說。



別說她與楚宴一點感情基礎都沒有，就算有，哪怕嫁給他當了王妃，這些話她都無法說，這個世道就是這樣，身為孩子，不論是出於什麼理由，都不能與長輩頂嘴，心中再憋屈，也不能由著性子發脾氣。

若是哪家的孩子這樣，只會被說沒教養。從古至今，同父親頂著幹的，有幾個能落到好？一個孝字就能將你壓得死死的，這也是她以往為何不許蘇寶發脾氣的緣故。

也不知隨了誰，小傢伙小小年紀脾氣就大得很，三歲時就因為要求他吃完雞蛋去摔碗，惹他不高興了，他還拿腦袋去撞牆，這次他只是冷著臉質問景王，如果她什麼都不說，下次他萬一拿腦袋去撞他該如何是好？

就算是為了她，有些事也無法做。

他年齡尚小，凡事難免考慮不周全，如果不教他，由著他的性子來，萬一釀成大錯就晚了，楚宴還好一些，總歸有血緣關係在，他最多是不喜歡他，漠視他，以後他勢必會遇到旁的人，萬一在她看不到的地方，他得罪了人怎麼辦？

說到底也是她沒用，連自己的孩子都護不好，讓他小小年紀就要去體會生活中的苦與澀，蘇皖仰頭將眼淚逼了回去，情緒平復下來後，才無聲抱住了蘇寶小小的身體。

蘇寶仍舊悶悶的，不想理人。

反正他已經想好了，爹爹如果對他好，他也好好對他，他若是嫌棄他，他也不會喜歡他！前幾年都沒有爹，他也不是非要他不可，就當他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好了！

察覺到娘親溫柔地親了他一下，他心中那口濁氣噗地一聲散了，也不好意思再賭氣，他轉過身，雙手圈住了蘇皖的脖子，精緻的小臉貼在她臉上蹭了一下，悶悶道：「我餓了。」

餓是假，有意講和卻是真。

見他如此懂事，蘇皖一顆心軟成了一灘水，她又親了一下他的小臉，柔聲道：「我讓丫鬟去全聚坊買你愛吃的如意糕好不好？」

蘇寶眼睛頓時一亮，小拇指勾住蘇皖的手指晃了一下，帶了點撒嬌意味，「我還想要小糖人！」

「嗯嗯，都買給你。」

見娘親這麼好說話，蘇寶開心的暈乎乎的，趴在她臉上也親了一下，還不忘催促道：「快去呀。」

蘇皖唇邊溢出一抹笑，愛極了他神采飛揚的小模樣，她又摸了一下他的小腦袋，這才出去吩咐丫鬟。

秦管家早就吩咐了下去，但凡奉水苑提了要求，只要是銀子可以解決的，皆可以滿足，丫鬟們自然是應了下來，很快就有人特意為了如意糕和小糖人出了府，沒多久就將這兩樣買了回來。

蘇寶格外愛吃甜食，各種糕點糖果都很喜歡，其中小糖人是他的最愛，哪怕因天氣熱，走了一路，小糖人的腦袋尖都快化了，他仍舊很開心，接住小糖人便舔了

起來，小臉上也蕩出一抹笑。

怕他吃太多甜對牙齒不好，蘇皖已經許久沒讓他吃小糖人了，今日他吃得格外開心，舔到一半想起了娘親，噙噙跑到了她跟前，往蘇皖嘴邊遞了遞。

蘇皖摸了一下他的腦袋，讓他自己吃，蘇寶頓時高興地縮回了小手，又美滋滋舔了一口，換成旁人他還捨不得將小糖人讓出去呢，見娘親沒有吃，他自然歡喜。

這頭蘇寶喜滋滋地舔糖人時，那頭安王妃的心情卻糟糕極了，不論是陸佳惜的無功而返，還是景王的提前歸來，都讓她不悅極了，聽到丫鬟的通報時，她一雙眼眸彷彿淬了毒，沒好氣道：「本以為陸佳惜有幾分心機，如今看來不過爾爾。這點小事都解決不了，真是白指望她了！看來還得本王妃親自出手才行！」

丫鬟們大氣都不敢出，唯恐一個不留神惹到她，又免不了一頓板子，唯有她身邊的老嫗嫗勸了一句，「如今景王已經歸來，王妃再想動手只怕是難上加難，此事還需從長計議，其實依老奴看，她若真成了景王的人，倒也無須王妃動手。王爺英明神武，總不會為了一個女人與景王翻臉，王妃大可放寬心。」

安王妃卻完全沒有被安撫住，她一雙杏眼無比的凌厲，聲音也冷得讓人心中發寒，「他英明神武？為了一個女人，妳看看他都成了什麼樣子！別以為我不知道他為何下江南，為了一個蘇皖，他都已經要入魔了！嫗嫗以為他與景王的關係為何如此緊張？他就是恨景王當初救走了蘇皖，才有些惱他！蘇皖一日不除，他就魔障一日，妳叫我如何放寬心？」

嫗嫗歎口氣，一時語塞。

安王妃卻越發有些不痛快，一想到安王，她心口就一陣疼，丫鬟連忙上前幫她順了順，她咬牙切齒道：「我所受的恥辱，必會從蘇皖身上討回來。」

成親幾載，除了頭一年同房過，這幾年她都在守活寡，哪怕她捨下臉，學著青樓女子去挑逗他，他都無動於衷，她至今膝下無子，旁人說起來，都覺得是她肚子不爭氣，卻沒人知曉她過著怎樣的日子，這一日日的煎熬，讓她如何不痛恨蘇皖？一個妖裡妖氣的狐媚子也想與她爭？誰給她的臉？自打定國公府倒臺後，她蘇皖就只配當個下賤人，憑什麼她都有了孩子，她卻遲遲沒有？

安王妃根本不能深想，每次想起這些，都恨不得一口撕吃了她。

她半晌才平復下情緒，蘇皖她是必須要除掉的，誰都不能攔她！

此時，楚宴已經到了皇宮。

早上本沒有太陽，這個時候太陽又露了頭，整個皇宮都沐浴在陽光下，一片金碧輝煌，遠遠瞧著甚是威嚴。

小太監們抬著步輦，正一步步往乾寧宮行去。

楚宴怕熱，每次入宮但凡有太陽，都要乘坐步輦，下了步輦，還會有體貼的小太監巴巴伺候著，又是遮陽，又是打扇。

宮裡誰不知道他最是大方，若是伺候得舒服了，連金葉子都捨得賞，因此縱使不少人怕他，每次他入宮時，還是有不少小太監跑來獻殷勤，能擠到他跟前的，自然是有幾分本領的。

有小太監在跟前賣蠢，倒也不算太無趣，楚宴步履悠哉，時不時跟太監閒聊兩句，很快便到了乾清宮前，他這才踢了一下小太監的屁股，將人趕走。

與皇上談完公事，又拜見了皇后，他才往寧壽宮走去，寧壽宮在皇宮的東北角，幾位太妃都在寧壽宮頤養天年。

楚宴來到寧壽宮時，他的母妃陸太妃正在給花兒澆水，陸太妃性情溫婉，因善解人意，早年很得先帝的喜歡，年方二十便已經被封了淑妃。

她年輕時便是不愛操心的性子，如今更是悠閒自在，時不時給花兒澆澆水，這一片花被她養得極好，碧綠色的枝葉上開滿了豔麗的花朵，一朵朵簇擁在一起，爭奇鬥豔，美不勝收。

楚宴來時，她沒有聽到腳步聲，直到聽見小宮女們下跪請安的聲音，她才回神，瞧到他，她微微一怔，潑灑多情的桃花眼溢出一抹笑，「皇兒這麼快就歸來了？」鴉青色的髮垂在身後，她放下花灑，緩步走來，身姿仍舊說不出的婀娜，那張臉也保養得極好，完全不似四十出頭的人。

楚宴的相貌便隨了她，母子二人站在一起，倒像姊弟。

楚宴散漫地行了一禮，便隨著陸太妃入了她的寢宮，陸太妃讓人奉了茶，等他不緊不慢地啜了一口，方柔聲道：「來之前見過那孩子了？」

她會知曉蘇寶的事，楚宴並不意外，他的母妃若真像表面上那麼與世無爭，也絕不會在這個吃人的皇宮裡折騰出一片自己的小天地。

楚宴嫌太師椅太硌背，伸了個懶腰站了起來，聲音說不出的懶散，「見了，跟孩兒小時候一模一樣，脾氣也大得緊，母妃不是一直盼著我儘快有子嗣，竟然能沉住氣沒提前過去瞧瞧？」

陸太妃唇邊泛起一抹笑，「你不在，我貿然過去，萬一嚇到那孩子怎麼辦？你既然回來了，改日就帶他過來給我瞧瞧，人都被送來了，總該有個正兒八經的身分才行，此事你怎麼想？」

他與蘇皖的事，陸太妃也有所耳聞，當初還曾問過他是否喜歡，若是喜歡收入房中也未嘗不可，誰料他卻興趣缺缺的，清楚他嫌女人煩，陸太妃也沒勉強。

他性子倔強，打小就喜歡跟人對著幹，你若不催，到時候他說不準自個就張羅了，你若真催，他就是遇到喜歡的也未必會娶，這麼個擰巴性子，陸太妃沒少跟他鬥智鬥勇。

楚宴道：「身分的事再說吧，不急於一時。」

陸太妃也沒說於禮不合的勸慰話，而是提起了旁的，「聽說陸家的小姑娘跟四公主去你府上了？可有此事？」

楚宴唇邊挑出一抹笑，「母妃不是已經知道了？」

陸太妃也不惱，臉上仍舊掛著淡淡的笑，「那小姑娘我見過，長得還算可人，雖然有幾分小聰明，倒也不難掌控，你若不討厭，不妨考慮一下。你如今都二十五

了，就算我不催你，只怕皇上那兒也會有所考量。」

陸太妃是聽說了皇上有意為他賜婚的事，這是怕他萬一抗旨不遵，才有心提醒一下。楚宴主意大，他的事向來沒讓她操過心，但是當母親的又豈會不聞不問？

「母妃不必擔心，孩兒自有辦法應對。」

陸太妃聞言也不再多問，又問了問他戰場上的事，可有受傷什麼的，隨後就讓他回府了。

Crescent Family